

卷八  
外則徐無鬼  
物陽

廿七  
四十九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八

膚 齋 林 希 逸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  
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  
勞於君，子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充蓄欲長，好惡則性  
命之情病矣。君將黜斥耆欲，堅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子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  
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孰飽而止？是狸德  
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頗失耳目之常皆病也堅音攀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疑然上視而目不瞬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駁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駁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

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入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乎入者而喜矣不亦去入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拄乎鼈黿之逕踉跄其空間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

金版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橫反覆鋪諭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爲橫六弢爲縱也奉事從王

事也以詩書六弢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間之蹊曰鼈黿之徑拄塞也踉音郎類篇云欲行兒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意蓋其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聲歎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子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

葷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

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

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

以爲姦君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冕先生

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若

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羨惡器也君雖爲仁義

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

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無藏

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眉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擣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皆此

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七者同也登高不爲長居下不然短無貴賤之喻也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和同而爲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爲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爲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始危也以此心爲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羨惡之成皆爲有迹故曰器

也以有爲之心而爲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內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爲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鬪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鎔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內也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

也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胃次爲物所攬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那箇是也如此而爲勝何以爲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寶而與物無所攬拂此不爭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脫

於死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  
張若謂朋前馬昆闥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  
聖皆迷無所問隆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  
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內又知大隗之所存  
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  
予病少痊予又旦復遊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

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良。謂用昆閭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寓言。若以大隗爲大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瞽目眩也。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内未離於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爲六合之外意。謂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

言汝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群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爲凌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凌陵轢也。許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

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祿爲榮也筋力有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而爲矜謗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官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

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菜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草菜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勤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謗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

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爲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臾主家使其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得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爲亦不可得也譬如一下歲之間百物生

成皆順比其亮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下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宮動鼓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言向夫自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若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爲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之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揚子朱也秉公孫龍也儒墨

楊秉與惠子爲五其學既不同則孰爲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以水而爲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官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官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

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官動鼓角不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爲音故曰昔之君皆不離乎絃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辨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蹠字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其求鉶鍾也以束

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蹠闔者夜半於無入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爲是也蹠音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蹠而不能行之子曰蹠子齊人以其蹠子而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闔也守闔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爲是矣然而求致鉶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何嘗不自以爲是鉶鍾小鍾也唐亡

也子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内是其惑也彼何嘗自以爲惑此又令是一句不與上躡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二事皆與惠子揚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遺類矣亦猶幕言若是者邪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寄客也楚有躡闔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有爭忘其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岑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又非久而忘之也躡住足也病足而爲闔者故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賀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賀矣吾無與言之矣

堯垂白泥也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勞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賀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亡矣可不謂云

至於太病則寡人惡乎羈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入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入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衛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要束之意也逆強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語謂其黑

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之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人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止衆狙見之怡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攬搖見巧乎王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

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楷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攬搖一作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敏給善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捷速相者而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其色欲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掇褐者之諭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

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贅其身則其悲人者不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入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丘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

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足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荅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共寢無作爲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異亦寓言余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凶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

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况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者。已貴於物也。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恭有公子陳諸前召九方歎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恭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恭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未子聞之而泣。是

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恭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鶴生於穴。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擣。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向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

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牂牡羊也奧西南隅也室之東北隅也未嘗牧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爲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

爲怪一委蛇者

其

循乎自然也

不求應乎事亦

不

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爲事所宜償還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謐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爲閭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之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准且無誠旦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薄結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牧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於外有爲之爲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

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覘割也一覘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淳朴自然之質皆一截一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知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也姝也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家蟲是也擇疏鬚自以爲廣宮太圓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

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七慕羊肉七七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議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濡而有所需待覓着勢利之人也疏鬢豕之毛也牽蹄者蹄之勢似奎星也奎曲猶今曰斗折也必古

有此語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允兒向火向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固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儂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爲名而人皆歸之反爲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己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七七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煥和以順天下此謂真

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入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煥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煥者內自溫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爲意唯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羊棄意魚之在水悠之自得真人之自爲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

魚喻其身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頑其自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其死也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董川鳥也雞壅鷄頭也豕零木猪苓也醫者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爲帝其他爲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錢也以甲指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大夫種能爲勾錢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爲帝

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鴟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爲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攖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

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

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

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

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

可以蟠字易之

立其兩端而中庸亦要誠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謫之長也茲

### 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臘府也智出於胷腑自以爲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成則不復改矣茲人萃愈多也茲與滋同

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外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厥果必也有待外之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

爲身之害而人不以此自喜如得實然故曰人以爲已實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形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以致遠踐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知

知者皆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

知大一知太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太定至矣大一通之太陰解之太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贊之太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大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脫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方分劑也緣順也大方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贊者

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一定之

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几事至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

天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

其樞要者即曰循有照冥七之中自有執其樞

要者即所謂大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

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

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

之理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

似不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爲可知可解也惟其

以不知爲知乃真知也

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頓滑有實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搘平闔

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

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以爲  
有崖際不可也以爲無崖際亦不可也頓々頓

也。消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又實有之。故曰：頡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爲一項大議論乎？揚擢、提掇、發揚，而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爲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奇特，此篇亦於內篇何異？

鼓舞出來

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宋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  
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獨饑于  
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  
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  
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  
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  
春暉者，反冬半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此一卷之旨小大一貫人臣治事之指掌操持  
而免之也猶若不患難轉之謂善何不與人  
之神以成其全也以曰萬物皆以爲體故  
以爲之主下之又安得於不疑之微端  
發於于無衣內諒原異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入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久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閑休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東節嘗薦則陽於王未公用而歸也此弔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

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向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暘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熟練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眞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眞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佳故聖人其

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  
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萬  
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其於  
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  
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  
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  
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  
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  
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  
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之皆

施一本於間暇殊不容易焉故曰而一間其所  
施此言其在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  
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  
公閑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  
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  
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  
節之意也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聖人達綱繩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  
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  
行惟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綱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  
萬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  
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搖作即動用  
也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故  
曰以天爲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  
而撫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  
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  
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  
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  
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  
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  
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  
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善也終無  
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  
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  
性也

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其妍

矣。有妍媸美惡分別便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墮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合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縉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况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爲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

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聞昔晉本宗國夫。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向。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渝。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從師而不圓。得其蹟成爲之司。其名。姑曰。矜其體也。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於爲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爲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入。有爲也。天。無爲也。非惟無有爲之迹。亦併與其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之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

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洫齊物曰以言其老洫也洫者泥著而澇溺之意也與道爲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爲司御又曰門尹登恆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爲師而不爲其所簾也故曰從師而不固湯之無爲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

爲之司

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爲之名也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羸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剩鷗也猶言長物也爾見身與名爲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爾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

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三十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魏罃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罃怒。將使人刺之。罃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中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亡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易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罃。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主之業之美也。而屋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屋首之名也。

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二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平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所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音血也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个故曰請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自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差無故曰若存

若士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々能辭皇州  
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矣梁是其都  
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也於所都  
之中而求王之丁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  
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鶴角之巒觸何異  
故曰無辭言其同也悄然若有亡者茫茫自失  
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  
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噶然之聲若以翹首  
而吹則一吠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  
王道者之前雖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

昇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樞  
者子路曰是縷々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  
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脣與之俱是  
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而往召之孔  
子曰已矣彼知止之著於己也知止之道也以  
止爲必使楚主之召已也彼且以止爲佞人也夫  
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  
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而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登極者外其屋極而望人也紗之紛之也聖人僕者五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鄰子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廬也言此人必爲市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也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接人多言之人也向以爲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牛曰若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嘗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乎終年厭煩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薰蕕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癬內熱溲膏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實倣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煩飽食也以衆

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好  
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崔葦也。即茅塞其  
心之意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薰蕕之始  
萌充滿其身言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  
其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  
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  
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之拔而去之是天  
埋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有漏  
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瘡癰  
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  
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  
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殺人。

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爲盜乎或爲殺人乎莫爲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者爲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敢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乞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乞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途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

而乃罪其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爲於一日士民安得不爲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三句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讐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訛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限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安

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此一則話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中所不知者乃爲至妙此太惑之人也一旦無所逃者言自然而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何逃得然與然乎者疑辭

也謂之然歟而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也見衛靈公篇餘然與音

仲尼問於太史大歎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而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歎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鯈奉御而進所搏檠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櫬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焉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邪言未足當其惡也大歎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夫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檠者執其贊見之檠而靈公使人扶翼之同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櫬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此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歎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憑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

爲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三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宜。太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也。如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而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聚井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有百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三十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物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爲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爲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爲同也。積而爲山。合而爲水。亦此意也。合併而爲公。合萬

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丙而無所執之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曾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抗拒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六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也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爲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萬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爲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

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大文與古本真一山時升長陳山合上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也余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爲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亦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猶馬不可爲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大文與古本真一山時升長陳山合上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患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席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以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

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入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二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々可見。非惟可言。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爲通也。

終而復爲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又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識。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按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謂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解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

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爲其說一曰莫爲

一曰或使莫爲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  
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居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

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鷄鳴狗吠不同

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能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行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爲所欲爲也其所欲爲之意豈

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

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

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之僉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

莫爲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

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

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

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太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矣

實者謂其實之中亦即以曰大其實中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得而遠阻也既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覩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則世之疑情方借此而起又安得爲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彷彿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爲皆未

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此。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爲泥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六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

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

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

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非吾乘拂也中日晉侯之難沐蟠坐言而辭

唐子介之難亦不以無禮出其諸平君其出

###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過故不盡其研知而口知白言而不知知曰  
而盡其告難其知限知不更知盡其告大難  
難辨曰吉凶而由不微姑曰吉而互限發曰吉  
則卒此而卦此歸興京故良知曉之吉承何皆

###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貞  
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外者也桀紂之時賢  
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皆紂事却  
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蜀剗腸而  
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此事與左

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挂而上齋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sub>音駁</sub>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sub>有</sub>火乃焚大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與金相守砰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爲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絞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記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sub>音陳又</sub>堵<sub>音惇人敕轉</sub>堵允反堵<sub>音惇人敕轉</sub>堵允二反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愍<sub>音愍</sub>又沉屯<sub>張倫</sub>

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  
是乎有償願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  
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墮婢者怵惕  
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  
情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綽自苦  
也慰臂鬱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  
胷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  
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  
過用其心故至此楚傷其胷中至和之氣故曰  
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  
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爲物慾所昏其炎如火  
故其爲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  
本心如日月利慾触之既正用此意償然者弛  
然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已蓋謂衆  
人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  
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女七也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鲋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外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外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蒼死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無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爲鱉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任公子爲大鉤巨綯五十犧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弋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錙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辁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覲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縕大黑索也。犧音界牛也。鎗與陷同。海水震蕩。亦作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

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厭厭飲而食之也。軽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懸同縣揭之號。今猶今揭示也。縣與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干求于上來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

也。俗土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之尤猶甚矣也。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弋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靡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懦爲首。而告其下也。青弋之麥生於陵陂賦基。田也。生不布施。向含珠爲譏。富者也。此詩只四

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  
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靡以手按之也  
顛顧下也控其頤者控開其頤而別亦開也言  
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  
何以含珠爲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菜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入於彼  
脩上而趨下未僂而後耳視若營也四海不知其  
誰氏之子老菜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  
夫改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  
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菜子曰夫不忍不  
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寢邪亡其略弗及邪  
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  
名相結以隱與譽棄而非棄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余

出薪者出而採薪也脩上七長也趨下其行趨  
鏘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  
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萬目以憂  
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  
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追者言道業可得而

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憤，可傷也。鰲傲然而不恤之意，言汝爲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旣如此道之窮，宜也。寢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患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入之歡心，爲驚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爲，則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氏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推。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分且得。予元君覺。

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白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上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用神  
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知有所用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  
鶼鶼去小智而大智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  
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再三遲  
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  
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  
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  
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沉言世情以實之  
人有至智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鶼鶼  
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  
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  
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

故以此喻之。惟能夫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  
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  
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礪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  
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  
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  
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廁足而墊之。致兼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  
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爲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  
謂足也。踐特其所不蹠之意。故曰無用之用。徐

無鬼篇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  
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  
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羣氏之流。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  
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不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世有  
夫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遁逐物而  
忘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爲也至知厚  
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爲無流遁決絕之失矣  
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  
也此皆爲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  
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  
有賤名爲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有言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於世  
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

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  
世變者也豨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  
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爲波蕩流連  
而失其性者矣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  
只自三皇五帝爲始此蓋譏貶古帝王之意僻  
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弛  
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  
故曰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  
不學之然亦義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  
物因是之意故曰乘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  
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踰  
反展踰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  
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自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  
聽爲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爲真顫真甘心  
之所知者爲真知德爲至德矣壅々塞窒礙也  
哽哽咽而不通也踰者足所踰之迹也我之見  
道苟窒礙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  
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息  
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  
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  
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斬之不殷不當也天  
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更何嘗有  
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  
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物慾而自蔽惑是寒  
其實也顧乃也

胞有重閭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僕心無  
天遊則六鑿相攘大牴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智乎詖音知出乎爭

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鋤  
鐸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脛膜也人身皮肉之内有一重膜包絡此身  
重閭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  
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礎爭闘也窄小  
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闘此即不虛  
曠之渝心纏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  
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  
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  
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爲喜故曰亦

裨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志自蕩溢矣暴急而  
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譖  
急之意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  
籟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  
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逍遙遊腹猶  
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  
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  
可了也鋤鐸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  
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爲耕種之  
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艸木之得雨而方生植

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羨曰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銚鋸之人豈哉敗草木之生哉爲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技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妍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背音翦妍音滅皆妍者屏除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猶楊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若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曾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

聖人之所以驥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驥國，人所以驥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驥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驥與駁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驥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以盛德而驥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而駁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貞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跔於窺水諸侯弔之二年由後狄因以跔河。

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窺水，跔與蹲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由後狄又慕隱名，以

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鬼得鬼  
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失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  
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向筌蹄取魚取兔之  
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  
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  
後可與言此篇文章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

卷之八

